

李渔《无声戏》、《连城璧》

版本嬗变考索

萧欣桥

清代戏曲名家李渔，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小说家。关于李渔的小说创作，可以肯定的有拟话本小说集《无声戏》（别名《连城璧》）和《十二楼》，基本肯定的有长篇小说《合锦回文传》^①和《肉蒲团》^②，其他还有少量传奇小说^③。在这数种小说创作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两部拟话本小说集《无声戏》和《十二楼》。但对于《无声戏》的版本问题，多年来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撰述此文，旨在对此作一系统考察和认真疏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结论。

《无声戏》究竟有哪些版本

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无声戏全集》杜濬序：“故予于前后二集皆为评次，兹复合两者而一之”、乾隆年间敕编《贰臣传》卷十二《张缙彦传》：“（张）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等材料，知《无声戏》原有一集、二集（或前集、后集）之刊，但关于《无声戏》一集、二集其书，后人却不甚明了。

“五四”前后学界开始重视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研究，出现了象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等一批著名学者。他们当中首先注意研究并向学界介绍《无声戏》版本的，要推孙楷第先生。孙

先生于一九三一年秋去日本东京及大连访书，返京后编成《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④，并于一九三二年夏正式出版。翌年春，又出版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著录的《无声戏》版本有三：

甲、《无声戏合集》

存。马隅卿藏原刊本（萧按：今归北京大学图书馆）。图存十二叶。记刻工画工姓名，曰“萧山蔡思璜镌”，曰“胡念翌画”。正文写刻，半叶八行，行二十字。目录缺。书仅存二篇。以见存二篇及图十二叶考之，知其篇目次第与《连城璧》全集之十二集全同。全书若干篇，今无从考之。

清李渔撰。杜濬评。题“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首杜濬序，署“睡乡祭酒漫题”。（下略）

乙、《连城璧》全集十二集外编六卷

存。大连满铁图书馆（萧按：五八年、八二年二版、三版改“大连图书馆”）藏日本抄本。全集十二集全。外编存四卷。刊本未见。

清李渔撰。杜濬评。首杜濬序。本书及序署名，悉同《无声戏合集》。全集集演一故事，外编卷演一故事，疑与《合集》为一书。

丙、《无声戏》十二回

存。清初刊本，插图精，仿洪老莲（萧按：五八年、八二年二版、三版改“陈老莲”）笔意。〔日本尊经阁文库〕

清李渔撰。首伪斋主人序。以此本校大连满铁图书馆（萧按：五八年、八二年二版、三版改“大连图书馆”）之抄本《连城璧》，则外编四卷全数收入，与全集重者只八篇，标题及篇第不同。

按：据杜濬《无声戏合集》序，李渔著《无声戏》先有前后二集单行，汇刊而为合集。此前后二集已佚，日本尊经

阁藏之《无声戏》十二回，今亦不能详其源流。

以上是孙楷第先生最早向学界披露的《无声戏》（即《连城璧》）的三种本子。此后数十年，学界关于《无声戏》，只知有孙先生上举之三种版本。直至一九八〇年，开封孔宪易先生在《文史》第九辑发表题为《关于李渔的〈无声戏〉残本》的文章^⑤，学界才知海内尚有一《无声戏合选》的残本在。现据孔先生介绍，转作书录于下：

丁、《无声戏合选》

存。六册十二回，存四册九回。顺治写刻本，三近堂梓行。巾箱本，半叶七行，行十六字。板框高市尺三寸二分，宽二寸二分。〔开封孔宪易〕^⑥

事隔几年，一九八五年十月，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主任伊藤漱平教授来华，赠我《李渔小说的版本和它的流传》、《关于李渔的小说〈无声戏〉的版本》大作二篇^⑦，其中特别报道了日本近年来关于李渔《无声戏》两个新版本的发现。现据伊藤先生的报道，转作书录于下：

戊、《连城璧》十二集外编六卷

存。八册十八回。康熙写刻本。每叶八行，行二十字，白口，单边，无界。板框高约十八点六厘米，宽约十一点五厘米。

封面题“觉世名言连城璧”。书首有睡乡祭酒（杜濬）序。正文卷首署“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日本佐伯市立图书馆〕

己、《无声戏小说》四卷

存。清李渔（觉世稗官）撰。清杜濬（睡乡祭酒）评。清中叶刊本。每叶八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单边、无界。〔日本伊藤漱平〕

此外，据伊藤漱平先生《李渔小说的版本和它的流传》所

载，日本尚有一种田边五兵卫抄本《连城璧》，存全集十二回外编四卷，但其中外编有一卷与大连图书馆藏闲乔山人抄本《连城璧》不同，惜已下落不明。

关于《无声戏》版本源流的不同认识

一九三一年冬孙楷第先生从日本和大连访书归来，于翌年五月和六月，先后发表和出版了《李笠翁著无声戏即连城璧解题》和《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在这两种著作中，孙先生对于《无声戏》的版本问题发表了如下看法：马隅卿先生藏本《无声戏合集》（萧按：今归北京大学图书馆）为顺治原刻本。现存《合集》虽只残存二篇，但根据它的十二幅插图，知道它的十二个故事全同大连抄本《连城璧全集》。又现存《合集》第一篇第三叶板心上尚存“无声戏一集”字样，则可知《无声戏》一集与《连城璧全集》相当，而二集必与《连城璧外编》相当。结论是：a、“《合集》之‘一集’为单行本《无声戏》‘前集’之文，在《连城璧》则为‘全集’；《合集》之‘二集’为单行本《无声戏》‘后集’之文，在《连城璧》则为‘外编’。”b、尊经阁藏本《无声戏》十二回“疑是选本”。

三年之后，孙楷第先生应胡鉴初、汪原放之请，为亚东图书馆重印《十二楼》作序，因看到《十二楼》卷六的《萃雅楼》中有“初集之尤瑞郎”的话，而尤瑞郎的故事见于尊经阁藏本《无声戏》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迁》，亦即大连抄本《连城璧》外编卷三《婴众怒舍命殉龙阳，抚孤载全身报知己》，于是“知道《外编》并不相当于《无声戏后集》”。因此，孙楷第先生即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伪斋主人序本（萧按：即尊经阁藏本《无声戏》十二回）大概是初集”；而“《连城璧全集》的其余四篇（萧按：指不见于尊经阁藏本《无声戏》的四篇）或者是《二

集》的文章”^⑧。

伊藤漱平先生把孙楷第先生上述的两种认识称之为旧说和新说。由于旧说和新说各有所据，但又都不够充分，所以学术界赞同旧说和新说的都各有人在。如台湾顾敦铎的《李笠翁的一部短篇小说〈无声戏〉》^⑨和德人马汉茂的《李笠翁与〈无声戏〉》^⑩就采用了孙楷第先生的旧说，笔者在一九八一年为《李笠翁小说十五种》写前言时也采用了孙先生的旧说；而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台湾《续四库全书提要》都基本采用了孙先生的新说；孙楷第先生本人也在旧说和新说中间徘徊，如孙先生在解放后二版、三版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无声戏》按语中仍保留了一九三三年初版时的一段话：“（《无声戏》）前后二集已佚，日本尊经阁藏之《无声戏》十二回，今亦不能详其源流。”则又放弃了《十二楼》序中的新说。

除孙楷第先生的旧说和新说之外，谭正璧先生在《无声戏与十二楼》^⑪中又提出了一种独特的见解，即：“《无声戏》二集或续集或后集，就是现在还很流传的《十二楼》”。理由有二：一是《十二楼》第六篇《萃雅楼》回末的杜濬评中有“初集之尤瑞郎”的话，鉴于尤瑞郎故事见于《无声戏》（尊经阁本《无声戏》第六回，大连抄本《连城璧》外编卷三），因而“初集”当指《无声戏》，续集或后集或二集就是《十二楼》；二是《十二楼》第七篇《拂云楼》第四回的结末有“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的话，作者本人既把《十二楼》称作《无声戏》，那就更证明这《十二楼》就是《无声戏》二集（或续集或后集）。

最后需要介绍的是日本伊藤漱平先生的看法。伊藤先生先后在《关于李渔的小说〈无声戏〉的版本》和《李渔小说的版本和它的流传》两篇文章中大体表达了如下的看法：一、根据《贰臣传·张縉彦传》张“官浙江时，编刊《无声戏二集》”的记载，及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张在浙江任职是顺治十一年至十五

年二月，推论李渔于顺治十三年在张缙彦的帮助下，在杭州刻行了《无声戏》一集，这就是现存日本尊经阁本《无声戏》十二篇，张缙彦并以伪斋主人的笔名为之作序；同样在张缙彦的帮助下，于顺治十四年刻行了《无声戏二集》六篇（其中一篇就是现在《十二楼》中的《拂云楼》）。二、顺治十五年，李渔在南京印行了《无声戏合集》十二篇，其中包括一集的七篇、二集的五篇，这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马氏旧藏本；在此前后，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又印行了《无声戏合选》，即开封孔宪易所藏残本。三、《合集》印行后，李渔又拟利用剩下的六篇板木继续印行《无声戏外集》，这期间其中的一篇（《拂云楼》）又被转用于《十二楼》；康熙改元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李渔又把《无声戏合集》十二回改题为《连城璧》予以印行，原来拟印中的《无声戏外集》因抽去一篇《拂云楼》而成了五篇，这时再补写一篇《说鬼话计赚生人，显神通智恢旧业》又变成六篇，并作为《连城璧外编》予以刊刻。这就是日本佐伯市图书馆的《连城璧》。四、四卷本《无声戏小说》是乾嘉时期《无声戏》初集（或一集）残本的改刻本。

分歧的焦点和问题的症结

鉴于《无声戏合集》和《连城璧》杜濬序中明确讲到“予于前后二集皆为评次，兹复合两者而一之”的话，《贰臣传·张缙彦传》又明确讲到张缙彦官浙江布政使时编刊《无声戏二集》，所以自孙楷第先生始，学界对于《无声戏》原有一集、二集（或前集、后集，或初集、续集）之刊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于这一集、二集究竟有没有存世，尊经阁本《无声戏》与北京大学本《无声戏合集》孰先孰后，《连城璧》全集、外编与《无声戏》一集、二集的关系，以及《无声戏》与《十二楼》的关系等问题

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其分歧焦点是：

一、北京大学藏本《无声戏合集》（根据前面的十二幅插图，它的十二篇故事全同《连城璧》全集）与日本尊经阁本《无声戏》十二回哪个是《无声戏》一集或一集覆刻本？倘若前者为一集（或说是一、二集汇刻本的一集部分），那么后者则是一、二集的选本，反之，如果后者是一集，那么前者则是一、二集的合刻本或选刻本。

二、《十二楼》究竟是不是《无声戏》二集（或后集或续集）？

造成上述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材料的不足而且互相抵牾，如孙楷第先生当年判定《无声戏合集》之一集（即《合集》十二幅插图的十二个故事，亦即《连城璧》全集的十二回）为单行本《无声戏》前集（或一集），其主要根据即是《无声戏合集》第一篇第三叶板心上尚存“无声戏一集”字样这个孤证；而三年后对上述观点发生动摇，认为《连城璧》外编并不相当于《无声戏》后集或二集、《连城璧》全集并不相当于《无声戏》前集或一集，并进而认为尊经阁本《无声戏》十二回大概就是《无声戏》初集或一集，其主要根据也是因为看到了《十二楼》卷六的《萃雅楼》中有“初集之尤瑞郎”的话，尤瑞郎的故事见于《连城璧》

“外编”卷三，这就与“初集”发生了矛盾，但它恰恰又见于尊经阁本《无声戏》的第六回，因此尊经阁本《无声戏》大概是《无声戏》初集或一集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初集之尤瑞郎”这一孤证。解放后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二版、三版中采取了“不详源流”的慎重态度，恐怕主要也是因为这前后二说都是孤证，而且又相互抵牾的缘故；后来谭正璧先生认为《十二楼》是《无声戏》二集，其主要根据也是上面所举《萃雅楼》末那句话，另外还有《拂云楼》中“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的话，而这后者又涉及到如何理解其真正含义

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这个问题长期无法统一和解决的症结首先是材料太少而且互相抵牾，其次是对有的材料如何理解。前者主要是指《无声戏合集》第一篇第三叶板心上“无声戏一集”字样和《萃雅楼》末“初集之尤瑞郎”的话，后者主要是指如何理解《拂云楼》中“看演这出《无声戏》”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考证，一方面是努力找出更多的材料和证据，一方面是努力解决现有材料中的矛盾和抵牾，并努力予以切合实际的解释。

《无声戏》版本源流之我见

在存世的六种《无声戏》（包括别本《连城璧》）的版本中，首先弄清哪个是《无声戏》一集或一集覆刻本，的确是解决《无声戏》版本源流的关键，半个世纪以来对于《无声戏》版本源流的不同认识，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得不到圆满的、不容置疑的解答。

我带着这个问题仔细翻阅了尊经阁《无声戏》影印本和大连抄本《连城璧》，结果喜出望外，在小说本身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三条有力证据：

第一，尊经阁本《无声戏》第三回《改八字苦尽甜来》（即北京大学《无声戏合集》残本第二回、大连抄本《连城璧》全集第二回《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开头引了八句诗。接着说：

这首诗，单说个“命”字。凡人贵贱穷通，荣枯寿夭，总定在八字里面。这八个字，是将生未生的时节，天公老子御笔亲除的。莫说改易不得，就要添一点，减一画，也不能够。所以叫做“死生由命，富贵在天”。

而在尊经阁本《无声戏》第四回《失千金祸因福生》（即大连抄本《连城璧》全集第六回《遭风遇盗致奇赢，让本还财成巨富》）中，作者在开头引了四句诗之后，接下去说：

前面那一回讲的是“命”了，这一回却说“相”字。相与命这两件东西，是造化生人的时节搭配定的。……世上人八字相同的还多，任你刻数不同，少不得那一刻之中，也定要同生几个；只有这相貌，亿万苍生之内，再没有两个一样的，随你相似到底，走到一处，自然会异样起来。所以古语道：“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

《改八字苦尽甜来》演算命先生为刑厅皂隶蒋成戏改八字，结果蒋成由穷变通的故事，《失千金祸因福生》演老实本分的秦世良因骨相好，由祸转福成巨富的故事——前一回讲的是“命”，后一回说的是“相”，这在作者写作之初就安排好了的。而这两回小说，在尊经阁本《无声戏》中恰恰属于第三回、第四回，前后回目相接，完全符合作者的本意；但在北京大学《无声戏合集》残本（大连抄本《连城璧》全集同）中，前者属于第二回，后者属于第六回（《无声戏合集》虽无第六回正文，但第六幅插图的题辞是：“亏得世人皮相好，能容豪杰隐风尘。”显然也是秦世良的故事），前后相隔三、四回，可见已经改动了作者当初的布局。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尊经阁本《无声戏》是《无声戏》一集，是现存《无声戏》六种版本中最早的一种。

第二，我们从《无声戏》的目次排列上，也可找到版本源流的旁证。先看尊经阁本《无声戏》十二回的目录排列次序：

- 第一回 丑郎君怕娇偏得艳
- 第二回 美男子避惑反生疑
- 第三回 改八字苦尽甜来
- 第四回 失千金祸因福生
- 第五回 女陈平计生七出

- 第六回 男孟母教合三迁
第七回 人宿妓穷鬼诉嫖冤
第八回 鬼输钱活人还赌债
第九回 变女为儿菩萨巧
第十回 移妻换妾鬼神奇
第十一回 儿孙弃骸骨僮仆奔丧
第十二回 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

这显然是学《三言》的，每二回的回目为一组，从句型、字数到构词法，上下对偶都十分工整，而且明显地有一个整体考虑；而到了《无声戏合集》（《连城璧》全集同），每回的回目都改成了上下两句，如上举第一回（在《连城璧》全集为第五回）改作：

美妇同遭花烛冤，村郎偏享温柔福

第二回（在《连城璧》全集为第四回）改作：

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

第三回（在《连城璧》全集为第二回）改作：

老星家戏改八字，穷皂隶陡发万金

第四回（在《连城璧》全集为第六回）改作：

遭风遇盗致奇赢，让本还财成巨富

下不一一列举。仅从以上四回所举，可见《连城璧》全集（《无声戏合集》同）的回目上下两句对偶是整齐的，但与上下两回却失去关系。在这里，原来的整体考虑不见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尊经阁本《无声戏》为一集、而北京大学本《无声戏合集》（《连城璧》同）为后出本的明显痕迹。

第三，在北京大学《无声戏合集》残本第一回（即大连抄本《连城璧》全集第一回）《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第一段中我们又发现有这样几句话：

别回小说，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说一桩小事做个引子，

独有这回不同，不须为主邀宾，只消借母形子，就从粪土之中说到灵芝上去，也觉得文法一新。

《无声戏》是拟话本小说集，它里面的小说都有入话（也叫引子），所以上文说：“别回小说，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说一桩小事做个引子。”但这是该书第一篇，“别回小说”还没做，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口气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篇小说原来是排在后面，后来合刻或选刻时被提到第一篇上来的。因此北京大学本《无声戏合集》不可能是《无声戏》一集原刻本或覆刻本，而只能是后出的合刻本或选刻本。

有了以上三条材料，我们再回头审视《十二楼》卷六《萃雅楼》“如初集之尤瑞郎”的话，这“初集”只能是指尊经阁本《无声戏》，因为尤瑞郎的故事见于该书第六回，回目叫做《男孟母教合三迁》；在《无声戏合集》的十二幅插图中，找不到这个故事；在大连抄本《连城璧》外编卷三中，找到了这个故事，回目改作《婴众怒舍命殉龙阳，抚孤载全身报知己》。见于外编，当然不宜称初集。所以这“初集”（或一集或前集）只能是指尊经阁本《无声戏》。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北京大学本《无声戏合集》第一回第三叶板心上“无声戏一集”这五个字了。我带着这个问题特地去北京大学善本室作了一次考察（该书过去也曾看过，但并未特别留意这个问题）。考察的结果是：a、这“无声戏一集”五字不是在该书第一回第三叶，而是在第二叶；b、这“无声戏一集”的“一”字有三个特殊点：第一，左半残缺，只留右半；第二，这右半个“一”字的地位很靠近下面的“集”字，而与上面的“戏”字有很大距离；第三，“一”字左半和上面部分原纸破损，并均失去，下面都衬着里子。我量了一下距离，如果把这半个“一”字的左半补齐，上面再加一划短“一”，上下左右则非常匀称。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二”字的残余；而所谓“无声戏

一集”，则是“无声戏二集”的误解。正因为这是《无声戏二集》的篇什，所以它不见于作为一集的尊经阁本《无声戏》。

至此，我认为《无声戏》一集、二集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一集就是尊经阁本《无声戏》十二回，二集就是不见于《无声戏》十二回的其他篇什。我之所以说是“基本解决”，是因为还有一个《十二楼》与《无声戏》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最早是由谭正璧先生提出的。谭先生在《无声戏与十二楼》的文章里明确提出《无声戏》二集或后集就是《十二楼》的观点。他的主要根据是《十二楼》卷六《萃雅楼》篇后杜濬评中“如初集之尤瑞郎”以及《十二楼》卷七《拂云楼》第四回结束“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两句话，因前面已作过介绍，此不赘述。伊藤漱平先生显然也受了谭正璧先生的影响，他虽然否认《十二楼》是《无声戏》二集，但又认为《拂云楼》却是《无声戏》二集中的一篇、后来转用于《十二楼》的，看来他比较看重《拂云楼》中“看演这出《无声戏》”这句话。

谭正璧先生关于《十二楼》即《无声戏二集》的观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据《贰臣传·张缙彦传》记载，《无声戏二集》是张缙彦在杭州做浙江布政使时帮助李渔刊刻的，而《十二楼》据杜濬序，是顺治十五年李渔移家金陵后刻行的^⑩，二者显然不是一码事。第二，北京大学本《无声戏合集》杜濬序称：

“予于前后二集皆为评次，兹复合两者而一之。”其所集当然有一集的篇目，也有二集的篇目，但现在这《无声戏合集》（以及别本《连城璧》全集、外编）却没有一篇《十二楼》的篇目。第三，《十二楼》与《连城璧》的体制大相径庭。《无声戏》每回一篇，一如“三言”、“二拍”体例；《十二楼》卷演一故事，每卷又分若干回，此亦两书不能合刊之一证。第四，关于《拂云楼》“各洗尊眸，看演这出‘无声戏’”的话，则是李渔的一种文学观念。在李渔的心目中，戏就是有声小说，小说就是无声戏，

并不专指书名。倘若一定要胶柱鼓瑟，那么小说又怎能“看演”并称“这出”呢？第五，关于《萃雅楼》篇末杜濬评中的“初集之尤瑞郎”云云，显系对朋友作品的信笔联想和发挥，在李渔看了自然明白其所指，并未想到会引起后人的歧解和误会。至于伊藤漱平先生关于《拂云楼》原属《无声戏二集》、后来转用于《十二楼》的分析，显然也是为了设法解释《拂云楼》中“看演这出‘无声戏’”这句话的，伊藤先生自己也说他的看法是“多少包含有假说的推论”，现在既已弄清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以及《无声戏》与《十二楼》并无瓜葛，这种含有假说性的推论也就可以不要了。

在弄清尊经阁本《无声戏》十二回和北京大学本《无声戏合集》孰先孰后、二者哪个是《无声戏》一集，以及《无声戏》与《十二楼》究竟有没有关系这些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之后，我认为关于《无声戏》、《连城璧》的版本源流问题也就大体可以搞清了：

一、李渔在杭州时期先后刻行了《无声戏》一集和二集。其中二集是在浙江布政使张缙彦的帮助下付梓的。一集就是现在的尊经阁本《无声戏》十二回。二集已佚，分见于后出的合刻本和选刻本。

二、李渔移家南京后，在杜濬的支持下，刻行了《无声戏合集》。这是一个合刻本，其中收一集七篇，二集五篇，杜濬并为之作序。这个合刻本不但打乱了原刻本的次序，而且把回目由单句改为上下对偶的双句。

三、《无声戏合选》是《无声戏》一、二集的选刻本。李渔在《与赵声伯文学》的信中两次提到杭人翻板的事情，这个《合选》本有可能就是杭人翻板的结果，时间约在李渔由杭州移家南京的前后。这个选本与《合集》本相较，除了选目不同之外，就是仍保存了原刻的单句回目。

四、大约在康熙初年，李渔又将《无声戏合集》改刻为《连城璧》，并将《合集》之外的几篇（其中少数可能是后写的）刻印成外编，这就是日本佐伯市图书馆藏的《连城璧》十二回外编六卷。之所以说是李渔自己刻行的，有一条很确凿的证据，这就是佐伯市图书馆藏《连城璧》外编卷三《说鬼话计赚生人，显神通智恢旧业》结末有这样两句话：“所以这桩妙事流传至今，使《连城璧》外集之中又添一段佳话也。”这两句话既说明该篇是在《连城璧》付梓前不久写成的，也说明《连城璧》是李渔自己定名、自己刻行的。

五、大连图书馆藏闲乔山人抄本《连城璧》、伊藤漱平先生所记田边五兵卫抄本《连城璧》（二者都是转抄于日本江户时代冈田白驹藏本的旧抄本，二书虽都是全集十二回外编四卷，但其中外编有一卷不同）与佐伯市图书馆藏《连城璧》是一个系统^③。

六、伊藤漱平先生藏本《无声戏小说》四卷，为清中叶福建泉州一带的一个改刻本。它保存了尊经阁本《无声戏》的四篇小说，即尊本第四回《失千金祸因福生》、第五回《女陈平计生七出》、第六回《男孟母教合三迁》、第七回《人宿妓穷鬼诉嫖冤》，只是把尊本的回目改称总纲，总纲下面又分四个细目，如卷一总纲为“失千金祸因福生”，其下细目为：“试相貌得意反失意”、“谋生计被窃又吃亏”、“甘受苦忽得意外财”、“得补报直享清闲福”。其他三卷亦然。细目把每篇分成四段，上段结末云“且看下回分解”，下段开头云“再说……”，且内文文字也略有改动。看来它原是《无声戏》一集的一个残本，后由泉州书贾改刻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关于《无声戏》、《连城璧》版本源流的嬗变情

况，应该说是大体搞清了。但如果深究一步，也还有些枝节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譬如：

一、《无声戏》一集是不是跟二集一样，也是由张缙彦帮助刻行的？给尊经阁本《无声戏》（即一集）写序的伪斋主人是不是就是张缙彦？伊藤漱平先生在《李渔小说的版本和它的流传》中专门推论了这个问题。但《清实录》卷一三九所载顺治十七年八月九日湖广道监察御史萧震在劾奏张缙彦时，明明只说张“守藩浙江，刻有《无声戏二集》一书”，而未言及其他（如一集和作序等）。当时张缙彦刚被顺治皇帝贬谪，正是破鼓乱人捶的时候，先有左都御史魏裔介劾他与大学士刘正宗案有牵连，后有御史萧震的弹劾。萧震在劾奏他时，连他平时闲磕牙说李自成进北京时他曾吊死朝房、后被隔壁人救活，因此自称不死英雄的话，都无限上纲为“冀以假死涂饰其献城之罪，又以不死神奇其未死之身”，而且还把编刊《无声戏二集》的“罪过”摆在这闲磕牙之上，如果张缙彦真的还编刊了《无声戏》一集并为之写了序，萧震岂能轻易放过？

二、《无声戏二集》到底有多少回？流传至今的又有多少篇？一般根据现有材料，认为一集十二篇（即尊经阁本《无声戏》），二集六篇（即现今存世而又不见于尊经阁本《无声戏》的六篇）。但日本辛岛骧氏在其翻成日文的《无声戏》“解题”中认为，《无声戏》一集、二集应是各十二篇，合之则为二十四篇。这个看法似乎也有道理。那么见于《连城璧》（包括全集和外编）而不见于《无声戏》一集（即尊经阁本《无声戏》十二回）的六篇小说是不是都是《无声戏二集》的呢？这也很难说。如上面所举佐伯刻本《连城璧》外编卷三《说鬼话计赚生人，显神通智恢旧业》结尾所谓“这桩妙事流传至今，使《连城璧》外集之中又添一段佳话”，从口气上看，这篇小说显系《连城璧》刻印前不久写出的，不可能是当初在杭州刊行《无声戏二集》时

的作品。其他五篇是不是都是《无声戏二集》的篇什？二集到底有哪几篇小说？只有待二集发现之后才能说得清楚。

三、《无声戏合集》是利用《无声戏》一集、二集的旧板合刊的，还是重新雕板刻行的？又，《连城璧》是利用《无声戏合集》的旧板和剩板印行的，还是重新雕板刻行的？对此，伊藤漱平先生认为都是利用旧板和剩板。但从现存尊经阁本《无声戏》（即《无声戏》一集）、北京大学本《无声戏合集》及佐伯市图书馆《连城璧》^⑭三个主要版本来看，序文、插图和题辞都有不同，而且三书的目录（包括总目和回前的题目）、板心印字（每叶都有）均不相同，内文文字也不完全一致，很难想象是旧板的一用再用。

但说到底，这还都是一些枝节问题。关于李渔《无声戏》、《连城璧》的版本源流嬗变，我们总算理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

英国著名科学家牛顿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我所见的要比笛卡儿更远一些，那是因为我是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或大或小的研究课题的解决，往往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取得的。因此，在本文结束之前，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到孙楷第、胡士莹以及伊藤漱平等先生的劳绩，如果没有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笔者这篇考索文章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至于本文存在什么缺陷和失误，则完全要由笔者本人负责，并恳请专家和读者慨予指正。

注：

①《合锦回文传》，十六卷，不分回。题“笠翁先生原本”、“铁华山入重辑”。可能是后人在李渔旧稿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②《肉蒲团》，又名《觉后禅》，六卷二十回。题“情痴反正道人编次”（别题“情隐先生编次”）。刘廷玑《在园杂志》以为李渔所作，

从小说造意遣词来看，殆为近之。

③据徐钊《本事诗》注，李渔“能为唐人小说”，但在《笠翁一家全集》卷二中，只收有《秦淮健儿传》、《义士李伦表传》等少数传奇小说。

④与其同时，孙楷第先生还写了《李笠翁著无声戏即连城璧解题》，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一号（一九三二年五月）。

⑤一九八三年二月孔宪易先生又在《艺文志》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题为《关于李渔的残本〈无声戏〉简介》的文章，对该书又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⑥一九八一年，笔者在撰述《李笠翁小说十五种》前言时，曾写信向孔宪易先生求问其书，回信说该书系已私藏，但已为儿孙辈携至外地。

⑦前者原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三十六集；后者原载东京大学《中哲文学会报》第九号。

⑧以上引文均见《李笠翁与十二楼——亚东图书馆重印十二楼序》（原载《图书馆学季刊》九卷三、四合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⑨见顾敦铎《文苑闾幽》，一九六九年台中东海大学出版。

⑩见台湾《大陆杂志》第三十八卷第二期（一九六九年一月）。

⑪见谭著《话本与古剧》，一九五六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第一版，一九八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订再版。

⑫宝宁堂本《十二楼》首杜浚序署“顺治戊戌（十五年）中秋日钟离浚水题”；消闲居本《十二楼》首杜浚序署“钟离睿水题于茶恩阁”，不署年月。

⑬大连抄本外编与佐伯刻本外编篇目次序有所不同，这可认作是传抄者对残本篇目的重新调整。

⑭这里应该特别感谢美国哈佛大学东方文化系主任韩南教授，他从遥远的美国帮我复制来佐伯市图书馆《连城璧》封面、序文、目录和大连抄本所缺的二回，使我有机会跟尊经阁《无声戏》影印本和北京大学《无声戏台集》残本进行对比研究。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古籍出版社